康拉德丛林小说生态关怀背后的道德忧思

王晓兰

内容提要:康拉德将创作的视线投向浩瀚的大海与原始的丛林,使得他的小说虽然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品,但包含了闪烁着生态思想光芒的部分——对机械文明的批判与对原始主义的崇尚,因而生态批评可以为我们解读康拉德的小说开启新的视野。本文以康拉德的马来丛林小说《海隅逐客》和非洲丛林小说《黑暗之心》为例,解读康拉德作品中传达的对机械文明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对现代人物质主义的挞伐以及对相对原始的生存状况的崇尚,从而管窥康拉德生态关怀背后对道德危机的关注和对人类文明的忧思。

关键词:《海隅逐客》 《黑暗之心》 生态取向 道德忧思

作者简介:王晓兰,文学硕士,南昌工程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英美小说。

Title: Ecological Orientation and Moral Concern in Joseph Conrad's Jungle Novels

Abstract: Joseph Conrad's novels cannot be referred to as ecological novels in strict sense, but his marine and jungle novels imply some ecological ideas—criticism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and advocate of primitivism. Therefore, ecocriticism provides us a new perspective to Conrad's novels. Taking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 and *Heart of Darkness* for example, the author of the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Conrad's criticism of the mechanical civilization, lash at the materialism of modern humans and advocate of the relatively primitive state of being, from which we can further interpret Conrad's concern of the moral crisis in 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 *Heart of Darkness* ecological orientation moral concern

Author: **Wang Xiaol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99,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 is English novels. Email: hilarywang2003@yahoo.com.cn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 – 1924)以其非凡的小说创作成就与艺术主张,在20世纪文坛的多元格局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康拉德研究在国内外已成"显学",评论界从心理分析①、原型批评②、女权主义③、马克思主义④、叙事话语⑤、后殖民主义⑥、新历史主义⑦等诸多角度对康拉德的作品展开了广泛的研究,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现有研究成果对康拉德的评价都忽略了他作品中表现出的生态关怀。实际上,康拉德将创作的视线投向浩瀚的大海与原始的丛林,使得他的小说虽然算不上完全意义上的生态文学作品,但包含

了闪烁着生态思想光彩的部分——对机械文明的批判与对原始主义的崇尚,因而生态批评可以为我们解读康拉德的小说开启新的视野。康拉德的小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然与社会的关注与忧虑。透过康拉德小说中人与大海、人与丛林、文明与荒蛮之间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他对大海与丛林的深深眷恋,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对欧洲文明面纱下隐藏的物质欲望及其潜在危险的深刻洞察。

康拉德是个多产作家,仅以马来为背景的小说就有近 10 部,还有多部非洲丛林小说。囿于篇幅,本文仅分别选取康拉德的马来丛林小说《海隅逐客》和非洲丛林小说《黑暗之心》为例,解读康拉德作品中传达的对机械文明和工具理性的批判、对现代人物质主义的挞伐以及对相对原始的生存状况的崇尚,从而管窥康拉德生态关怀背后对道德危机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类文明的忧思。

一、对机械文明的批判

康拉德创作的时代,欧洲的科技和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人类征服、控制、甚至摧残自然的力量日益强大。于是,踌躇满志的欧洲殖民者自诩为"光明的使者"[⑧](*HD* 11),宣称要给亚洲和非洲的"蛮荒之地"带去"文明的火把"。作为处女地的丛林与大海正是欧洲"文明的火把"首先"照耀"的地方,他们的"照耀"方式就是"以火与铁武装起来"(*OI* 10),带着原始初民"从未见过的、非常可怖的""雷击电闪"(*HD* 60)来到处女地,以史无前例的征服意识,把大海、丛林以及世世代代生活在丛林中的原始初民都作为驯服的对象,让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服务。欧洲工业文明的成果成为现代人制服荒野、破坏自然、奴役初民的工具,康拉德对此持着强烈的批评态度。

康拉德作为水手在海上度过了近 20 年(1874 – 93)的岁月,他的航海生涯见证了古老的帆船向现代蒸汽轮船这一工业革命产品的过渡。由于蒸汽轮船给大海造成的破坏,在康拉德笔下,工业革命前与工业革命后的大海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面貌。康拉德对昔日大海的描写传达了作家对原始大海的眷眷怀恋:

> 昔日的大海,许多年前的大海,所有的仆从都是她忠心耿耿的奴隶,他们在海上从年轻到年老,均无需打开生命之页,因为他们可以从那生死予夺的海水中瞥见永恒。昔日的大海,像一个美艳而无所不为的女人:微笑时风姿嫣然,嗔怒时难以抗拒;喜怒无常,但令人心动……昔日的大海是美轮美奂的女主人,虽脸色深沉、眼神残酷,然而有所应承。(*OI* 10)

在康拉德看来,昔日的大海是人类的主宰,有着原始而苍劲的力量,以博大的胸怀磨练了水手的心智,培养了他们勤劳、勇敢、忠诚等美德。然而,随着科技进步和机械文明的发展,人类逐渐脱离了自然规律的制约和束缚,把自然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摧残之下,使自然沦为人类任意宰割的对象。构成大自然的重要组

成部分的大海也遭到了机械文明的野蛮破坏："由无数蒸汽轮船喷出的烟雾覆盖了波涛汹涌的上帝之镜（大海）。工程师的手，撕下了这神秘美人的面纱"（*OI* 10）。结果是惨遭蹂躏的大海由往日人类的主人沦为今日的贱婢，康拉德对此深感痛惜：

> 如今的大海是遭人糟踏的贱役，凶残的螺旋桨搅起翻腾发泡的海浪，使大海满脸皱纹，面目全非。海上浩荡无垠，慑人心魂的魅力已遭剥夺。大海的美丽、大海的神秘、大海的希望，都已经破坏无遗了。曾经一度崇拜大海的伺从……成为了一群斤斤计较、冷酷苛刻的主人。（*OI* 10）

与大海"慑人心魂的魅力"一同消逝的，是大海曾经赋予给人类的勤劳、勇敢和忠诚等美善德行。人类向大海象征的美丽大自然狂妄施暴，结果不仅破坏了大海的美丽，而且助长了现代人的贪婪与懒惰，"让贪得无厌、毫无信用的陆上懒汉坐享红利"（*OI* 10），导致现代人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堕落。

工业文明帮助现代人在征服自然、满足欲望方面取得了胜利，但也使他们的心灵陷入了焦虑、纷乱和险恶的境地。康拉德意识到机械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欲望的膨胀会蒙蔽并最终损害人类内在的天性，认为如果人类不能跳出欲望的魔圈，其结果只能是在欲望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正是在物欲这种异己力量的控制之下，威廉斯铤而走险盗用公司公款，背叛多次给与他慈父般照顾的林格，"荡离了诚实之途，自己还不甚知觉"（*OI* 8）；正是在强烈的占有欲望支配下，库尔茨疯狂地叫嚣着："我的象牙，我的贸易站，我的河流，我的……"（*HD* 52）世界的一切都属于他！库尔茨不仅喊出了现代人普遍的占有欲，而且把欲望转化为行动，不择手段地在非洲丛林中掠夺象牙、血腥地屠杀土著，最终自己沦为了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空心人"而遭到荒野丛林的报复，"他枯萎了；荒野抓住了他，爱上了他，拥抱了他，侵入了他的血管，耗尽了他的肌体"（*HD* 52）。

机械文明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疏远和冲突。为人类生活提供种种便利的科技进步背后隐含的却对自然生态和精神家园的巨大破坏。正是在在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现代人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刚愎自用地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意识和中心地位，对自然进行毁灭性的劫掠与征服：他们不仅自己在原始丛林中砍树盖房、血腥狩猎，大肆破坏原始丛林的生态环境，而且以枪炮火药等先进的武装力量，逼使非洲腹地混沌未开的初民猎杀大象、拔取象牙，或者以低廉的欧洲工业文明的产物作为交换条件，唆使原始初民砍树取胶、猎狐取皮。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侵略、征服、控制和掠夺，其本质是对原始丛林中的动物进行疯狂的杀戮，对殖民地进行无情的践踏，是殖民主义的生态扩张行为。他们不仅把自然看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沉醉于科技的伟大，狂妄自大地凌驾于自然之上为所欲为。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就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滥用科技的盲目破坏行为：

> 我碰见一艘在离岸甚远的地方抛锚的军舰。那儿甚至连个茅棚都没有,而它却在对着丛林不停地开炮……在这片大地、苍天和海水所组成的空旷浩瀚之中,是它,不可理喻地对着一片大陆开炮。砰,一尊八英寸的大炮响一声;一股小小的火焰腾起又隐没,一点儿白烟散了,一粒小小的弹丸发出一阵微弱的呼啸——什么事业没有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发生。(*HD* 13)

象征着先进的工业技术的军舰对着空旷的非洲丛林煞有介事地开炮,“这种行为透着一点神经错乱的成分;这一景象有一股悲哀滑稽的味道”(*HD* 13),表明了现代人在机械文明武装下可怕的疯狂与变态。

文明人掌握了控制自然的技术和随意毁灭其他生命的工具,他们不仅将其发源地欧洲城市变成了“刷白了的坟墓”(*HD* 8),到处“死气沉沉”(*HD* 8),还带着工业文明的产物——“上了子弹的枪膛”、“磨得雪亮的利剑”(*OI* 73)——来到了原始丛林,以“电闪雷击”(*HD* 60)的方式打乱了丛林原始初民与自然和谐融洽的生活。他们不顾自然规律,“硬挺着身子来到这荒野”(*HD* 31)肆意践踏,目的是“把金银财宝从这片土地的地壳下挖出来”(*HD* 32)。他们的野蛮行径超出了了自然能够忍耐的限度而遭到报复,“这片荒野早就认清了他,并且对他异想天开的侵犯,给予了可怕的报复”(*HD* 62)。因此,无论是带着发财梦来的“光明的使者”库尔茨、阿尔迈耶、威廉斯,还是野心勃勃地要写“一本关于热带国家的科学书”(*OI* 276)的博物学家,他们都未能用欧洲的机械文明之光照亮亚洲、非洲的蛮荒之地,反而都被蛮荒的丛林给吞噬了,客死丛林,为自己对自然犯下的暴行、为自身的狂妄和野蛮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康拉德在丛林小说中给这些“文明使者”安排悲惨的结局,传达了作家对殖民者在机械文明武装下摧残自然、破坏生态、奴役土著的野蛮行径的谴责。

二、对原始主义的崇尚

康拉德在创作中批判了征服自然、扭曲自然的机械文明,表现出对“相对原始的生存状态”(Watts 74)的欣赏与肯定,传达了他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原始主义生态理想。在康拉德笔下,与丛林环境有机相融的马来土著的生活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象:

> “树干点头,细枝轻抖,海上的微风拂岸而来……篝火上袅袅上升的螺旋形烟幕,也给吹得袅袅晃动,四散开来,在暮色中弥漫在一簇簇的树梢头,散发着柴木的芳香。炎炎午后在荫凉地里打盹的汉子都醒来了……三五成群地蹲在火堆旁,低沉的谈话声充斥全院。这是蛮族的谈话,持续、平稳,用轻柔的音节、抑扬的声调重复说着……对他们来说,聊天就是诗,是画,是音乐,是所有的艺术和历史”。(*OI* 73)

这里所描述的是婆罗洲腹地一个部落——森巴居民的生活场景,康拉德对他们生活状态的描述充满了诗情画意,富有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色彩。在一个未遭工具理性污染,也未受现代机械文明冲击的社会中,原始初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过着虽然简单粗陋,但没有尔虞我诈的恬静生活。同样,在《黑暗之心》中,通过马洛的眼光,我们看到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非洲原始初民充满活力:

> 时而传入耳际的拍岸浪涛的确给了我一种乐趣,像是同胞兄弟的话语一般。它是一种有来由、有含义的、自然的东西。时而岸边划来一只船,使人暂时接触到现实。它是由一群黑人划桨的。你能远远望见他们的眼白而闪亮。他们歌唱;他们汗如雨下;他们的面孔好似一张张奇形怪状的假面具——这些家伙们;但是他们有骨骼,有筋肉,有野性的生气,有强烈的运动活力,这些都像那沿岸的波涛般自然而真实。他们出现在那里无需任何借口。望着他们就是一种安慰。(*HD* 13)

康拉德笔下的原始初民与自然环境和谐融洽,充满生机与活力,"望着他们就是一种安慰"。与此相对的是,那些"文明的使者"在非洲大陆的荒野丛林中却显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库尔茨就是典型的例子。"他的身体从盖的东西中露出来,就像从裹尸布中露出来一样可怜又吓人。可以看到他两排肋骨围成的体腔在颤抖,瘦骨嶙峋的手臂在挥舞,就像一个由老象牙雕刻而成的会动的死神雕像……"(*HD* 64)。望着这幅荒野中的文明人景象绝对不会是"一种安慰",而是可怕的梦魇。此外,作为现代文明象征的锅炉、铁路和火车,移植到非洲这片原始的处女地上,则进一步破坏了非洲丛林原本的神秘与美丽,康拉德对此深感厌恶:"我碰见一只翻倒在草丛中的锅炉……一辆小型火车厢轮子朝天在哪儿躺着…… 车厢上一只轮子脱落了。这东西看起来像动物的尸体一样死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又碰见一些正在一些锈蚀的机器零件,和一堆生锈的铁轨"(*HD* 14)。在人迹罕至的荒野丛林中建锅炉、修铁路,把丑陋的发明强加于非洲美丽的自然,这种荒唐而毫无意义的科技应用不仅破坏了自然美丽的本真状态,而且长此以往还会扭曲人对自然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使得人类在失去生态乐园的同时失去精神的家园。

康拉德小说人物形象的建构进一步反映了他对原始力量的肯定和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康拉德同时代作家格雷厄姆曾对《"水仙号"上的黑家伙》所塑造的辛格尔顿形象略有微词,认为他"像山姆大叔一样,虽然忠诚,但过于愚昧木纳,不善言辞,应该赋予他一定的教育"(qtd. in Watts 76)。对此,康拉德反驳道:

> 什么样的教育?如果是生活的基本知识,那他的生活已经很完美了。如果你说的教育指的是科技知识,那问题就多了——什么知识?多少知识?

> 什么方面？是学到平面几何还是圆锥横切面的知识为止？或者他还要学柏拉图、皮洛、爱默生的哲学？或者你的意思是说他应该学会算计别人、学会撒谎、搞阴谋诡计？难道你真的蓄意想把一个不受意识控制的汉子培养成有思考能力的人？那他会变得有意识——但渺小而不幸，因为他现在虽然简单但很伟大……（Watts 76 – 77）

显然，康拉德认为西方文明与教育带来的只是算计、谎言、阴谋和不幸，因而未受现代文明教化的辛格尔顿的心智更加健康、更加快乐。与此相对照，《黑暗之心》中那个野人司炉在文明人的“教育提高”下，因“脑子里装满了令人长进的知识”（*HD* 39）而变得不伦不类，成了“一只学着人样穿着短裤、戴着插羽毛的帽子、用两条后腿走路的狗”（*HD* 39）。

康拉德在丛林小说肯定了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景象，否定了机械文明教化下人的畸形变态，传达了作家回归自然的原始主义生态取向。正因为此，瓦茨认为康拉德的作品具有一股“反理性的原始主义”（anti-rational primitivism）精神，流露出一丝对“远古金色岁月的怀旧之情”（Watts 74）。

三、生态取向背后的道德忧思

对机械文明的批判、对原始状态的眷恋反映出康拉德的家园意识和生态取向，但康拉德的创作并不仅仅是华兹华斯式的自然书写，他的生态取向中多了一份道德考虑。与马克思一样，康拉德看到了人类在机械文明武装下掠夺自然所带来的道德方面的恶果：“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转引自王诺 36）。康拉德深知人类的物质欲望对工业文明的推动和对自然的破坏作用，意识到生态问题实质上是人类内在精神问题的外在表现，因此，他的生态关怀背后隐含着对人类道德危机的忧虑，表现出一位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作家的博大情怀。

康拉德对机械文明的批判和对原始主义的崇尚显示了他对自然力量的重视，他的生态价值取向表明他极力在自然环境中寻找一种能够与机械文明及人类的道德堕落相抗衡的力量。纵观康拉德的小说可以发现，荒野丛林代表的自然既是外在的自然环境，也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状态乃至理想生命形式的象征。在康拉德的艺术世界里，人类的生存环境往往可以看作是人类道德境界的试金石：“作为现代文明化身的城市在康拉德笔下往往是人性堕落、道德腐败的温床”（王松林 21），是一个人与自然日益疏离、异化萎缩、充满生态病症的荒原世界；而未受工业文明污染的丛林与荒野却是一个和谐的、充满着原始力量的世界，一个现代人“暖洋洋、芬芳四溢的避难所”（*OI* 57）；蔚蓝的大海以及大海中古老的帆船则象征着一种可贵的美德之源，具有道德救赎的力量。康拉德小说中名声远扬的“水仙号”乘风破浪前进时，“仿佛被一种高尚的目的引导，有着巨大的勇气”（*SNJC* 194 – 195），甚至可以“校正人性的愚妄”（*SNJC* 213）。康拉德

认为,只有在与暴虐的自然力量的搏斗中才可以成就完满的品格,因而只有经历了缺乏现代装备的帆船考验的水手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水手。然而,随着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大型蒸汽轮船开始下水,航海设备也越来越精良,轮船这一工业革命的成果逐渐成为海上的霸主。目睹这种变化,康拉德没有欧洲主流话语的狂热与激动,而是保持着一位有良知的作家应有的清醒与警觉。在《大海如镜》中,康拉德就技术进步与人类道德的关系作了独特的阐述:

> 这里说的是跟帆船打交道的人,对他们来说海洋不是一个通航的自然环境,而是一个亲密的同伴。……但从现在起三百年后的海员会不会有天赋的同情心呢?那没法说。不可救药的人类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心肠变硬了……不论他用什么技术操纵船只,未来的海员将不是我们的后代,而只不过是后来者。(*MS* 74 – 75)

显然,康拉德对缺乏现代装备的古老帆船情有独钟,认为驾驶帆船除了可以"显示精湛技艺",更能"显示人的本性的胜利",而装备精良的现代轮船却"历次航程都是胜利的进军"(*MS* 75),无助于磨练水手,造就航海美德。他在"重访波兰"一文中指出:"人类已经越来越失去了身体上的活力,依附于动力杠杆和转动的小轮子。进步啊!然而,用于对付自然力量的老办法同样也需要智力,一种同样精彩的随时奉献的智力。并且,这种智力与人们的体力结合在一起造就的是一完满的人"(*NLL* 129)。在康拉德看来,同时需要体力、智力和合作精神的帆船航行最能造就"由海洋而生的做人的美德"(*MS* 194)——同情心、责任感和忠诚。因此,人类只有尽可能地凭借自身的力量,而不是过多地依靠机械的外部力量来积极界介入自然与社会生活,才有可能把自身造就成"更加完满的人"(*NLL* 129)。

康拉德对机械文明的批判,不仅揭示了人类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以及科技的滥用和误用所造成的生态灾难,还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科技进步与道德衰微的关系。因此,康拉德生态关怀的背后,是他对因机械文明而导致的人性的异化和道德危机的深切关注。事实上西方科技进步及其派生出来的物质文明在开发自然、破坏生态的同时,也促使人类走向堕落:"人类道德的沦丧是从对机械工具的掌握利用开始的。人类的精神现在明显地非常脆弱,而肉体却如此强壮,以至于人类可以面对任何毁灭性的极度恐惧,却不能抵制使用并不光明正大的杀人工具的诱惑。人类已成为自身可恶的发明物中毒至深的奴隶"!(*NLL* 130)如果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人性狂妄和贪欲无限膨胀,人类不仅会对自然造成长久而毁灭性的影响,还会导致整个文明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康拉德生态关怀背后是他对文明的忧思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

注解【Notes】

① See A. J. Guerad, *Conrad the Noveli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38.

② See D. Erdinast-Vulcan, *Conrad and Modern Temper*(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28.

③ See Maureen Fries, "Feminism-Antifeminism in *Under Western Eyes*," *Canradina* 2 (1973):56 –65.

④ See Steve Smith, "Maxism and Ideology: Joseph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Literary Theory at Work: Three Texts*, ed. Douglas Tallack(New Jersey: Barnes & Noble, 1987)181 –200.

⑤ See Jeremy Hawthorn, *Joseph Conrad: Narrative Technique and Ideological Commitment*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0).

⑥ See Chinua Achebe, "An Image of Africa: Racism in Conrad's *Heart of Darknes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ed. Bart Moore-Gilbert(London: Longman, 1997)112.

⑦ See Brook Thomas, " Preserving and Keeping Order by Killing Time in *Heart of Darkness*,"ed. R. C. Muffin(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9)239.

⑧ 康拉德作品众多,依照康拉德研究惯例,本文中所有康拉德作品引文都采取书名缩写后加页码的形式。其中《黑暗之心》缩写为 *HD* (*Heart of Darkness*),《海隅逐客》缩写为 *OI* (*The Outcast of the Island*),《康拉德小说选》缩写为 *SNJC* (*Selected Novels of Joseph Conrad*),《大海如镜》缩写为 *MS* (*Mirror of the Sea*),《生活与文学札记》缩写为 *NLL* (*Notes on Letter and Life*)。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Conrad, Joseph. *Heart of Darknes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约瑟夫·康拉德:《大海如镜》,倪庆饩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年。

[---. *The Mirror of the Sea*. Trans. Ni Qingxi.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2000.]

---. *Notes on Life and Lett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海隅逐客》,金圣华译。南京: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年。

[---. *An Outcast of the Island*. Trans. Jin Shenghua. Nanji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00.]

—— :《 康拉德小说选》,赵启光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年。

[---. *Selected Novels of Joseph Conrad*. Ed. Zhao Qigua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ress, 1985.]

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

[Wang Nuo. *Ecological Literature in Europ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王松林:《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博士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 年。

[Wang Songlin. *On the Ethics of Joseph Conrad*. Dis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2008.]

Watts, Cedric. *A Preface to Conrad*.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责任编辑:刘富丽